

春水微波

王小逸著



CHUNSHUI WEIBO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春水微波

王小逸著



中国通俗小说丛书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 7-311-0190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水微波/王小逸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77-3

I. 春…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829 号

责任编辑 王存礼

装帧设计 姜 明

书 名 春水微波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375

插 页 1

字 数 286,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77-3/I·488

定 价 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 世纪的 30—40 年代、50—60 年代、80 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 1930 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年10月

前言

杨 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述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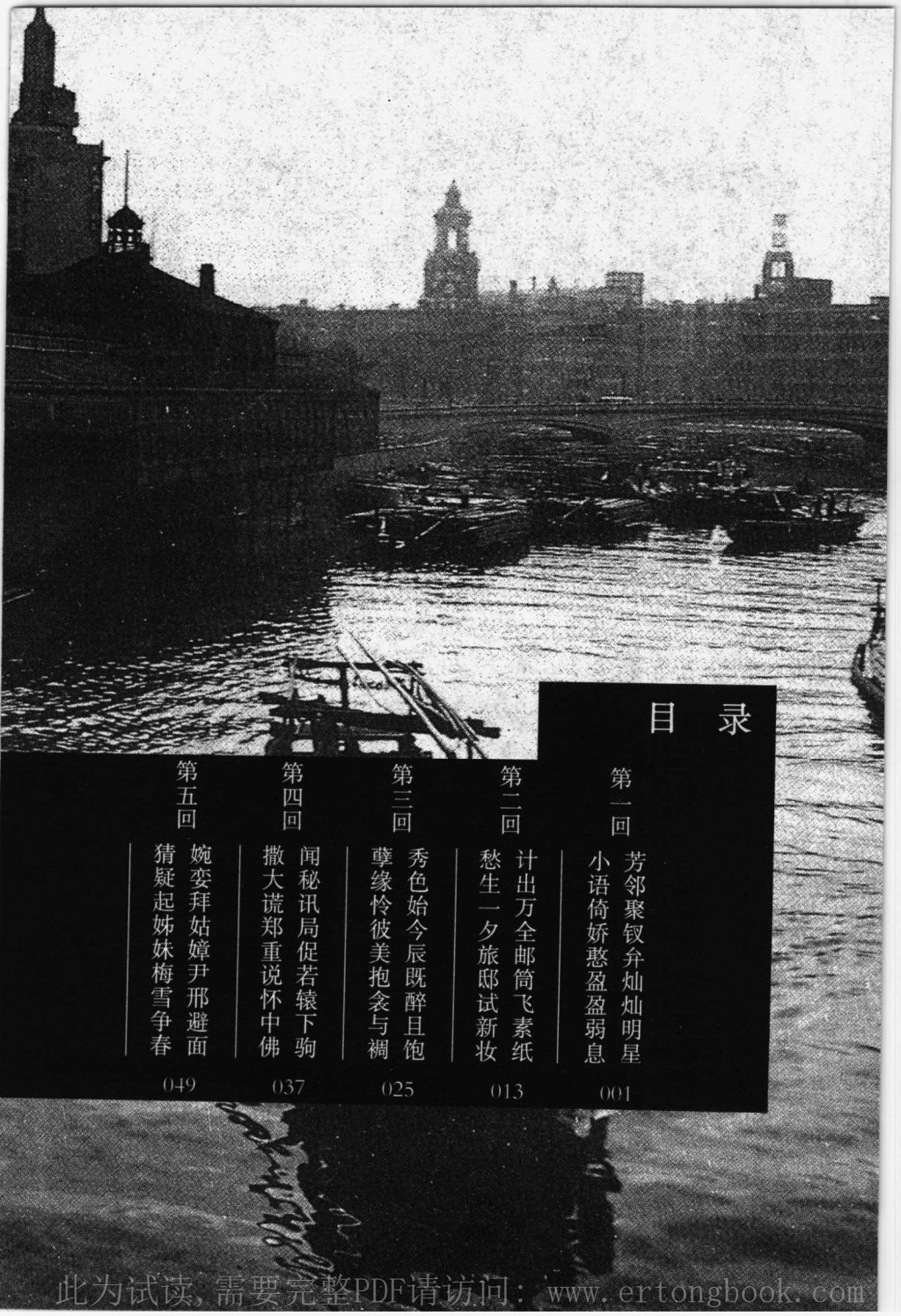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 1919 年,1921—1923 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 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 20 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 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 40 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目 录

第一回

芳邻聚叙弃灿灿明星
小语倚娇憨盈盈弱息

001

第二回

计出万全邮筒飞素纸
愁生一夕旅邸试新妆

013

第三回

秀色始今辰既醉且饱
孽缘怜彼美抱衾与裯

025

第四回

闻秘讯局促若辕下驹
撒大谎郑重说怀中佛

037

第五回

婉娈拜姑嫜尹邢避面
猜疑起姊妹梅雪争春

049

第六回

风狂雨骤凤姊怅红鸾
室迹人遐雏娃杳黄鹳

063

第七回

鰥鰥忽参商师兴问罪
干戈化玉帛泪洒多情

075

第八回

市中谣啄艳侣喜莺迁
被底迷藏良宵讶兔脱

087

第九回

牛鬼蛇神险哉恶社会
雷轰电掣别矣亲爷娘

099

第十回

人言可畏空盼燕归来
我见犹怜独愁花睡去

111

第十一回

密室缔交侈谈处女美
名园遇旧同抱杞人忧

123

第十二回

扶病强为欢香消玉殒
遗愁聊卒岁李代桃僵

135

第十三回

祸生眉睫数语破奸谋
义薄云天只身投匪窟

147

第十四回

乍入白云庵见神见鬼
忽来青鸟使将信将疑

159

第十五回

叠浪重波生还成绝望
人亡家破死别更吞声

171

第十六回

昌言解放孀妇赋归与
莫测高深衰翁惊去也

183

第十七回

娓娓诉前尘敷陈艳史
茫茫悲后顾怅触愁城

195

第十八回

双飞有愿喜信话金陵
一举成名痴情传银幕

207

第十九回

悄唤一声她澜翻慧舌
真成千古恨风听澜辞

219

第二十回

遗书告罪劳燕叙离衷
借箸代筹蝶蜂布疑阵

231

第二十一回

病里光阴尽消磨海上
眼前景物且领略吴中

241

第二十二回

软红缥缈问道累双雏
惨绿摧残解围来一老

253

第二十三回

旧例难新人干卿底事
今宵圆好梦慰尔相思

265

第二十四回

喁喁传隐约风月谁家
去去费踌躇雨云何处

277

第二十五回

含英咀华两宵夸奇遇
蒙垢忍辱一掌击奸渠

287

第二十六回

空门甘祝发已歇繁华
飞絮苦沾泥自寻烦恼

299

第二十七回

螭首蛾眉追踪来客邸
鼠牙雀角兴诉到公庭

311

第二十八回

余悸忆初年旧游似梦
轻颦逗薄醉蜜意如云

323

第二十九回

使君有妇铸错待如何
阿姊多情销魂许真个

335

第三十回

仗义慕黄衫璇闺让婿
催归劳白友逆旅寻儿

347

第三十一回

出死力娇客作小姨夫
庆生还稚婢谈豪公子

359

第三十二回

柳暗花明柔乡添佳话
风流云散春水漾微波

371

第一回

芳邻聚钗弁灿灿明星 小语倚娇憨盈盈弱息

洪氏忽地伸手到衣袋里摸出一只天藍絲絨小匣，嘴里连呼“有，有，有！”手指只一抵，那匣盖便弹开，匣里活跳出一只晶莹夺目光彩耀人的金剛钻戒指来，一边指着说道：“这不是金剛钻戒指是什么？”





晚风一丝，斜阳一抹，正是深秋时候。听时辰钟“铛铛铛铛”报着四下，一条静悄悄的马路上，忽然从一个门口里涌出许多女孩子来。起先是鱼贯着一大队，不消一刻，早已分成了几个小队，往南的往南，往北的往北。又一会，那小队却又散了开来，疏疏落落挤向车水马龙的闹市里去。

那时，任何旁人认不出这些女孩子是什么团体、什么机关里的一分子了。就中单表一个女孩子，唤做丁慧因，白白的脸儿，窄窄的身材，穿得像花蝴蝶一般，招着旁的两个女孩子道：“春姊姊，秋姊姊，今天我领你们到一处好地方去瞧一个饱，瞧饱了包管等会晚饭都不用吃，连睡也睡不着了。”

两个被招的女孩子走近了一步道：“是昨天说的那影戏公司吗？我们手里都拿着书包，秋妹妹还提着一瓶蓝墨水，一晃一晃摇糖鼓似地，跑来跑去准要给人家笑话，怎么念书念到马路上，上课上到影戏公司里来了？”

丁慧因伸手竖起一只大拇指来，笑道：“好个张春薇女士，爱惜道生女校的名誉，便爱惜到这般地步！我们又不跑到他们公司里去瞧看，只在我家阳台上望下去，便是个特别包厢座位，连衣裳的折缝、鞋头上绣的什么花都看得清楚。

“他们公司里我也不常去，有一位姓贾的，人家都称他贾先

生，他最喜欢和人说笑，我见了他就害怕，他几次要替我照相，我说我愿意花了钱去照，谁爱揩你们油！有一次当真要替我照，我一跑，他却把我照了一个背影去，隔了一天洗出来给我看，说你跑的姿势真好啊！我自己拿来一看，真可把我笑死了！一个辫子下梢直飞起来，和背脊成了一个三角形，两条腿简直像跳高，一条腿都没着地，被我拿来撕了，还吐了那厮一脸唾沫！”

丁慧因一路说着，还演手势给她们看，说得三人都哈哈笑了。

张春薇道：“慧妹妹，我们到你家去，倘然被伯母瞧见了，说：‘好！张春薇、张秋苓，你们姊妹俩前回夜里哄我慧儿出去看电影，累她伤风两天，没有上学堂去。这回又来了，不招待！不招待！’”

丁慧因笑道：“我妈不是这样人，很疼你们姊妹，还说：‘我可惜没儿子，若是有一个儿子，把张家姊妹一箍脑儿娶来做儿媳妇！’”

张秋苓道：“慧妹妹，别疯了！我们到你家去，站在阳台上，要是他们真偷照起来，那怎么办？”

丁慧因道：“他们正拍影戏的时候，倒不会和人胡闹，你们放心吧，便是偷照了去，将来你姊夫要说话，我可和春姊姊证明，你不是愿意给人照的。”

张秋苓道：“你那旧病又发了，开口说是姊夫，闭口就是姊夫，难道你将来打算往深山里当姑子去，不住在上海？”

丁慧因道：“到了，到了，不和你们多谈了。”

张春薇姊妹抬头一看，果然到了大南路德馨里。丁慧因抢先走入弄里，把大门一推，招手道：“来，来，来！”三人一同奔上楼来，楼上正坐着丁慧因母亲洪氏，听得一阵脚声，喊道：“慧儿！别跑跌了又嚷痛！”

